魏書

三八

列傳第八十四　魏書九十六



僭晉司馬叡　賨李雄

僭晉司馬叡字景文晉將牛金子也初晉宣帝生大將軍琅邪武王伷伷生冗從僕射琅邪恭王覲覲妃譙國夏侯氏字銅環與金姦通遂生叡因冒姓司馬仍爲覲子由是自言河内温人初爲王世子又襲爵拜散騎常侍頻遷射聲越騎校尉左右軍將軍從晉惠帝幸臨漳其叔繇爲成都王穎所殺叡懼禍遂走至洛迎其母俱

歸陳國東海王越收兵下邳假叡輔國將軍越謀迎惠帝於長安復假叡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使鎮下邳尋加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假節當鎮壽陽且留下邳及越西迎惠帝留叡鎮後平東府事當遷鎮江東屬陳敏作亂叡以兵少因留下邳永嘉元年春敏死秋叡始到建業五年進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以會稽戶二万增封加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六月王彌劉曜寇洛陽懷帝幸平陽晉司空荀

舊司隸校尉荀組推叡爲盟主於是輒改易郡縣假置名號江州刺史華軼北中郎將裴憲並不從之憲自稱鎮東將軍都督江北五郡軍事與軼連和叡遣左將軍王敦將軍甘卓周訪等擊軼斬之憲奔于石勒六年叡檄四方稱與穆帝俱討劉淵大會平陽建興元年晉愍帝以叡爲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陝東諸軍事持節王如故叡改建業爲建康七月叡以晉室將滅潛有他志乃自大赦爲大都督都督中外諸軍事又爲

丞相叡號令不行政刑淫虐殺督運令史淳于伯行刑者以刀拭柱血流上柱二丈三尺徑頭流下四尺五寸其直如弦時人怨之平文帝初叡自稱晉王改元建武立宗廟社稷置百官立子紹為太子叡以晉王而祀南郊其年叡僭即大位改為大興元年其朝廷之儀都邑之制皆準模王者擬議中國遂都於丹陽因孫權之舊所即禹貢揚州之地去洛二千七百里地多山水陽鳥攸居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所謂島

夷卉服者也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要周知其利害東南曰揚州其山鎮曰會稽其藪澤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其利金錫竹箭其民二男五女其畜宜鳥獸其穀宜稻春秋時爲吳越之地吳越僭號稱王僻遠一隅不聞華土楚申公巫臣竊妻以奔教其軍陣然後乃知戰伐由是晚與中國交通俗氣輕急不識禮教盛飾子女以招遊

客此其土風也戰國時則并於楚故地遠恃險
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秦末項羽起江南故
衡山王吳芮從百越之兵越王無諸身率閩中
之衆以從滅秦漢初封芮爲長沙王無諸爲閩
越王又封吳王濞於朱方逆亂相尋亟見夷滅
漢末大亂孫權遂與劉備分據吳蜀權阻長江
殆天地所以限内外也歟因擾亂跨而有之中
原冠帶呼江東之人皆爲貉子若狐貉類云巴
蜀蠻獠谿俚楚越鳥聲禽呼言語不同猴虵魚

鼈嗜慾皆異江山遼闊將數千里叡羈縻而已未能制服其民有水田少陸種以罟網爲業機巧趨利恩義寡薄家無藏蓄常守飢寒地既暑濕多有腫泄之病障氣毒霧射工沙蝨蛇虺之害無所不有叡割有揚荆梁三州之土因其故地分置十數州及諸郡縣郡縣戶口至有不滿百者遣使韓暢浮海來請通和平文皇帝以其僭立江表拒不納之是時叡大將軍王敦宗族擅勢權重於叡[illegible]爲上下了無君臣之分叡侍

中劉隗言於叡曰王氏彊大宜漸抑損敦聞而惡之惠帝時叡改年曰永昌王敦先鎮武昌乃表於叡曰劉隗前在門下遂秉權寵今趣進軍指討姦孽宜速斬隗首以謝遠近朝梟隗首諸軍夕退昔太甲不能遵明湯典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訓殷道復昌賢智著先失後得者矣敦又移告州郡以沈充爲大都督護東吳諸軍叡乃下書曰王敦恃寵敢肆狂逆方朕於太甲欲見囚于桐宮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今當親

帥六軍以誅大逆叡光祿勳王含率其子瑜以
輕舟棄叡歸于武昌叡以其司空王導爲前鋒
大都督尚書陸曄爲軍司以廣州刺史陶侃爲
江州梁州刺史甘卓爲荆州使其率衆掎躡敦
後以太子右率周莚率中軍三千人討沈充敦
至淛州表尚書令刁協黨附宜加誅戮叡遣右
將軍周札戍于石頭札潛與敦書許軍至爲應
敦使司馬楊朗等入于石頭札　見敦朗等既
據石頭叡征西將軍戴淵鎮北將軍劉隗率衆

攻之戴淵親率士鼓衆陵城俄而鼓止息郎等乘之叡軍敗績隗協入見叡叡遣其避禍二人泣而出隗還進淮陰後奔石勒協奔江乘爲叡追兵所害叡師敗敦自爲丞相武昌郡公邑万戶朝事大小皆關諮之敦收戴淵及叡尚書左僕射周顗並斬于石頭皆叡朝之望也於是改易百官及諸州鎮其餘轉徙黜免者過百數或朝行暮改或百日半年敦所寵沈充錢鳳等所言必用所譖必死敦將還武昌其長史謝鯤曰公

不朝懼天下私議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入覲主上側席待公遲得相見宮省穆然必無不虞之慮公若入朝鯤請侍從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朝廷遂不朝而去敦召安南將軍甘卓轉譙王承爲軍司並不從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率江夏太守李恒攻承於臨湘旬日城陷執承送于武昌敦從弟王廙使賊迎之害于車中先是王敦表疏言旨不遜叡以示承曰敦言如此豈有厭哉對曰陛下不早裁之

難將作矣敦惡之襄陽太守周慮襲殺甘卓叡
畏迫於敦居常憂感發病而死
子紹僭立改年曰太寧王敦將篡諷紹徵己乃
爲書曰孤子紹頓首天下事大紹以眇身弗克
負荷哀憂孔疚如臨于谷實賴冢宰以濟艱難
公邁德樹勳遐邇歸懷任社稷之託居總己之
統然道里長遠江川阻深動有介石之機而回
旋之間固以有所喪矣謂公宜入輔朝政得旦
夕訓誥朝士亦僉以爲然以公高亮忠肅至心

憂國苟其宜然便當以至公處之期於靜國寧
民要之括囊無咎伏想闇同此志願便速剋近
期以副翹企之懷紹恭憚於敦若此復使兼太
常應詹拜敦丞相武昌郡公奏事不名入朝不
趨劒履上殿敦於是屯於蕪湖敦乃轉王導爲
司徒自領揚州刺史以兄含子應爲武衛將軍
以自副貳敦無子養應爲後敦疾踰年故召含
還欲屬以後事是時敦令紹宿衛之兵三番休
二紹密欲襲敦微行察敦營壘及敦疾紹屢遣

大臣訊問起居遷含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敦
疾甚紹召其司徒王導中書監庾亮丹陽尹溫
嶠尚書卞壼密謀討之導嶠及右將軍卞敦共
據石頭光祿勳應詹都督朱雀桁南諸軍事尚
書令郗鑒都督從駕諸軍事紹出次于中堂敦
聞兵起怒欲自將困不能坐召其黨錢鳳鄧岳
周撫等率衆三万指造建業含謂敦曰此事吾
便當行於是以含為元帥鳳等問敦曰事剋之
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為天子便盡卿

兵勢唯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初紹謂敦已死故敢發兵及下詔數日敦猶能與王導書後自手筆曰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太眞溫嶠字也紹朝見之咸共駭懼含等兵至溫嶠輒燒朱雀桁以挫其鋒紹使中軍司馬曹渾左衛參軍陳嵩段匹磾弟秃率壯士千人逆含等戰于江寧斬其前鋒將何康殺數百人敦聞康死軍不獲濟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微群從中才兼文武者皆早死今年事去矣語參軍呂寶曰

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乃復卧使術士郭璞筮之卦成對曰不能佳敦既疑璞勸亮嶠等舉事又聞卦惡於是殺璞敦疾轉困語其舅羊鑒及子應曰我亡後應便即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初敦敗叡之後夢白犬自天而下噬之及疾甚見刁協甘卓爲祟遂死王應祕不發喪裹屍以席埋於齋中與其將諸葛瑶等縱酒淫逸沈充將万餘人來會含等充臨行顧謂其妻曰男兒不建豹尾不能歸也紹平西軍祖約

率衆至于淮南逐敦所置淮南太守任台紹將劉遐蘇峻濟自滿洲舍相率渡兵應詹逆擊大破之周撫斬錢鳳沈充將吳儒斬充紹遣御史劉彝發敦瘞斬屍梟首朱雀桁紹死

子衍僭立號年曰咸和衍歷陽太守蘇峻不順於衍衍護軍庾亮曰蘇峻豺狼終爲禍亂晁錯所謂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速而禍小不削反遲而禍大乃以大司農徵之令峻弟逸領峻部曲徵書至峻怒曰庾亮專擅欲誘殺我也

阜陵令匡術樂安人任讓並爲峻謀主勸峻誅
亮乃使使推崇祖約共討亮約大喜於是約命
兄逖子沛國內史渙女婿淮南太守許柳將兵
會峻峻使其黨韓光光名犯恭宗廟諱入姑孰
殺于湖令陶馥殘掠而還衍假庾亮節爲征討
都督使其右衛將軍趙胤左將軍司馬流率衆
次于慈湖韓光晨襲流殺之衍以其驍騎將軍
鍾雅爲前鋒監軍假節率舟軍拒峻宣城內史
桓彝統吏士次于蕪湖韓光敗之大掠宣城諸

縣而還江州刺史溫嶠使督護王愆期西陽太
守鄧岳鄱陽太守紀睦等以舟軍赴建業愆
期岳次直瀆峻督衆二万濟自横江登牛渚山
愆期等邀擊不制峻至于蔣山衍假領軍卞壼
節率諸將陳兵衍之將怯兵弱爲峻所敗卞壼
及其二子丹陽尹羊曼黄門侍郎周導廬江太
守陶瞻散騎侍郎任台等皆死死者三千餘人
庾亮兵敗與三弟奔于柴桑峻遂焚衍宮群賊
突掠百寮奔散唯有米數石而已無以自供峻

逼衍大赦庾亮兄弟不在赦限峻以祖約爲太尉尚書令加侍中自爲驃騎將軍領軍將軍錄尚書事於是建業荒毀奔投吳會者十八九溫嶠聞之移告征鎮州郡庾亮至盆口嶠分兵配給又招衍荆州刺史陶侃欲共討峻侃不從曰吾疆埸外將本非顧命大臣今日之事所不敢當時侃子爲峻所害峻復喻侃曰蘇峻遂得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地乎賢子越騎酷沒天下爲公痛心況慈父之情哉侃乃許之蘇峻屯

於于湖衍毋庚氏憂怖而死蘇峻聞兵起自姑
孰還建業屯于石頭使其黨張瑾管商率衆拒
諸軍逼遷衍於石頭衍哀泣升車宮人盡哭隨
從行者莫不流涕峻以倉屋為宮使鄉人許方
為司馬督將兵守衛陶侃庾亮温嶠率舟軍二
万至于石頭俄引還次于蔡洲沙門浦庾亮守
白石壘詰朝峻將万餘人攻之亮等逆擊峻退
吳國內史庾冰率三吳之衆驟戰不勝瑾商等
破庾冰前軍於無錫焚掠肆意韓光攻宣城內

史桓彝彝率吏民力戰不勝爲光所殺祖約爲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乃奔於歷陽長樂人賈寧勸峻殺王導盡誅諸大臣峻不從乃改計叛峻王導使袁耽潛誘納之謀奉衍出奔溫嶠嶠食盡貸于陶侃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士衆及粮食也唯欲得老民爲主耳今比戰皆北良將安在今若無食民便欲西歸先是嶠慮侃不赴故以甘言招侃嶠乃卑辭謝之且曰今者騎虎之勢可得下乎賊垂滅願公留思侃怒

少止其將李陽說曰今事若不捷雖有粟焉得
而食之公宜割見儲以卒大事乃以米五万石
供軍祖渙襲溢口欲以沮溫嶠之兵渙過晥攻
譙國內史桓雲不剋乃還蘇峻并兵攻大業大
業水竭皆飲糞汁諸將謀救之慮不能當且欲
水陸攻峻陶侃以舟師攻石頭溫嶠庾亮陳于
白石峻子碩以數十騎出戰峻見碩騎乃捨其
衆自以四馬北下突陳陳堅乃還軍士彭世李
千投之以矛峻墜馬遂梟首臠割之焚其骸骨

任讓及諸賊帥復立峻弟逸求峻屍弗獲乃發衍父母冢剖棺焚屍臣術率其徒據苑城以降韓光蘇碩等率衆攻苑苑中飢穀石四万諸將攻石頭蘇碩及章武王世子休率勁賊孔盧張偏等數十人擊李陽於柤浦退走碩等追之庾冰司馬滕含以銳卒自後擊之碩逸等震潰奔于曲阿含入抱衍始得出奔溫嶠之舟是時兵燹之後宮室灰燼議欲遷都王導不從乃止衍改年咸康建國卄衍死中書監庾冰廢衍子

千齡立其弟岳改年曰建元初岳之立當改元庾冰立號而晉初已有改作又如之乃爲建元頃之或告冰曰子作年號乃不視讖也讖云建元之末丘山崩丘山岳也冰瞿然久而歎曰如有吉凶豈改易所能救乎遂不復改岳死庾冰欲立司馬昱驃騎將軍何充立岳子聃號年曰永和聃安西將軍桓温率所統七千餘人伐蜀拜表輒行聃威力微弱不能控制也及石虎死聃征北將軍褚裒以舟軍

至下邳西中郎將陳逵進據淮南石遵聞裒至下邳使其司空李農領萬餘騎逆圍督護王龕於薛執龕送于鄴又殺李邁龕裒之驍將三軍喪氣乃引還陳逵聞之震懼焚淮南而走桓溫表廢聃揚州刺史殷浩聃憚溫乃除其名溫遂率所統諸軍步騎四萬自鄖越關中至灞上苻健與五千餘人守長安小城是歲大儉溫軍人懸磬健深壕壁清野待溫溫軍食盡乃退苻健遣子萇頻擊

敗之初溫次灞上其部將振武將軍順陽太守
薛珍勸溫徑進逼城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
有所獲溫退珍乃還放言於衆且矜其銳而咎
溫之持重溫慙忿殺之聃又改年曰升平聃死
無子
立衍子丕號年隆和時謠曰升平不滿斗隆和
那得久改爲興寧又謠曰雖復改興寧亦自無
聊生丕死
弟奕立號年曰太和桓溫率衆北討慕容暐至

金鄉鑿鉅野三百餘里以通舟軍自清水入河
慕容垂逆擊破之獲其資仗溫之北引也先命
西中郎將袁眞及趙悅開石門而袁眞等停於
梁宋石門不通粮竭溫自枋頭回軍垂以步騎
數万追及襄邑大敗溫軍溫遂歸罪袁眞除名
削爵收節傳眞子雙之等殺梁國內史朱憲眞
據壽陽以叛眞諸子兄弟阻兵自守招誘陸城
戍將陳郡太守朱輔數千人遣參軍爨亮通慕
容暐又遣使西降苻堅眞病死輔立其嫡子瑾

爲使持節建威將軍豫州刺史瑾第四五人皆
領兵韓令陳文報爨亮且以觀變桓溫遣督護
竺瑶以軍泝淮伐瑾瑶次于肥口屢戰慕容暐
假瑾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宣城公瑾第泓等皆
郡守四品將軍朱輔亦如之溫乃伐瑾瑾等拒
戰於是築長圍守之城中震潰遂平瑾初溫任
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氣曾卧對親寮撫
枕而起曰爲尔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後悉衆北討冀成陵奪之勢及枋頭奔敗知民

望之去已既平瑾問中書郎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此未猒有識之情也公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鎮愜民望因說溫以廢立之事溫既宿有此謀深納超言溫自廣陵將旋鎮姑孰至于白石乃言其主奕少同閹人之疾初在東海瑯邪國親近嬖人相龍朱靈寶等並侍卧內而美人田氏孟氏遂生三男衆致疑惑然莫能審其虛實至是將建儲立王溫因之以定廢立之計遂率百寮並還朝

堂溫率衆入屯兵宮門進坐殿庭使督護竺瑤散騎侍郎劉亨取弈璽綬弈著白帢單衣步下西堂登犢車群臣拜辭皆殞涕侍御史將百餘人送出神虎門入東海第於是迎司馬昱而立之

昱叡子也昱東向流涕拜受璽綬昱既僭立改年曰咸安以溫依諸葛亮故事甲仗入殿進丞相其大司馬等皆如故留鎮建業以弈爲海西縣公溫常有大志昱恐不自安謂中書郎郗超

旦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超父愔爲會稽太守超假還東旦謂之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衞思患豫防愧歎之深言何能喻又誦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因泣下旦疾與溫書曰吾遂委篤足下便入冀得相見不謂疾患遂至於此今者惙然勢不復久且雖有詔豈復相及慨恨兼深如何可言天下艱難而昌明幼冲眇然非阿衡輔導之訓當何以寧濟也國事家計

一託於公旦死

子昌明僭立徐州小吏盧悚與其妖衆男女三百向晨攻廣莫門詐言海西公還由万春雲龍門入殿略取三廂及武庫甲仗時門下軍校並假兼在直吏士駭愕不知所爲游擊將軍毛安之先入雲龍門討悚中領軍桓祕將軍殷康止車門入會兵攻之斬五十六級捕獲餘黨死者數百人前殿中監許龍與悚皆遣人至吳詐迎奕奕不從昌明改年曰康寧徵溫入朝又詔溫

無拜尚書謝安等於新亭見溫皆敬溫拜昰墓得病還姑孰溫自歸寢疾諷求備物九錫謝安巳令吏部郎袁彥伯撰策文文成安輒勾點令更治改既屢引日乃謀於尚書僕射王彪之彪之去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小遲迴其事安從之溫死苻堅遣苻雅率將王統朱彤楊安姚萇步騎五万向駱谷伐昌明秦州刺史楊纂纂請救於梁州刺史楊亮亮遣參軍卜靖赴之敗走朱彤至梁州亮望風奔散於是堅遂

有梁益二州昌明上下莫不憂怖建國三十九
年昌明改年曰太元元年太祖七年苻堅大舉
討昌明令其國曰東南平定指日當以司馬昌
明爲尚書僕射可速爲起第堅前後擒張天錫
等皆豫築甲宅至而居之堅至淮南大敗奔退
是時昌明年長嗜酒好内而昌明弟會稽王道
子任居宰相昏醟尤甚狎昵諂邪于時尼娼構扇
内外風俗頹薄人無廉恥左僕射王珣兒婚門
客車數百乘會聞王雅爲太子少傅回以詣雅

者半焉雅素有寵人情去就若此皇始元年昌明死子德宗僭立初昌明耽於酒色末年殆爲長夜之飲醒治既少外人罕得接見故多居内殿流連於樽俎之間以嬖姬張氏爲貴人寵冠後宮威行閫内於時年幾三十昌明妙列妓樂陪侍嬪少乃笑而戲之云汝以年當廢吾已屬諸姝少矣張氏潛怒昌明不覺而戲逾甚向夕昌明稍醉張氏乃多潛飲宦者内侍而分遣焉至暮昌明沉醉卧張氏遂令其婢蒙之以被既

絶而懼貨左右云以魔死時道子昏廢子元顯
專政遂不窮張氏之罪
德宗既立改年爲隆安以道子爲太傅揚州牧
中書監加殊禮黃鉞羽葆鼓吹又增甲仗百人
入殿既而內外衆事必先關於道子尚書僕射
王國寶輕薄無行爲道子所親權震建業擅取
東宮兵以配已府道子以王緒爲輔國將軍琅
邪內史又輒并石頭之兵屯于建業緒猶領其
從事中郎居中用事寵幸當政德宗兖州刺史

王恭惡國寶王緒之亂政也乃要荊州刺史殷仲堪剋期同舉王恭表德宗曰國寶身負莫大之罪謹陳其狀前荊州刺史王忱國寶同產弟也受任西藩不幸致喪國寶求假奔彼遂不即路慮臺糺察懼於黜免乃毀冠改服變爲婦人與婢同載入諸相王又先帝暴崩莫不驚號而國寶靦然了無哀容方犯閤叩扉求行姦計欲詐爲遺詔矯弄神器彰暴于外莫不聞知讒疾二昆過於讎敵樹立私黨遍於府朝兵食資儲

斂爲私積販官鬻爵貮威恣百城收聚不逞招集亡命輔國將軍王緒頑凶狂狡人理不齒同惡相成共竊名器自知禍惡已盈怨集人鬼規爲大逆蕩覆天下昔趙鞅興晉陽之甲夷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恭表至道子密欲討恭以元顯爲征虜將軍內外諸軍潛加嚴備而國寶惶懼不知所爲乃遣數百人戍竹里夜遇風雨各散而歸緒勸國寶殺王珣然後南征北伐弗聽反問計於珣既而懼慑遂上表解職尋復

悔懼詐稱德宗復其本官道子既不能拒恭等之兵亦欲因以委罪乃收國寶付廷尉殺之斬王緒於市以悅恭等司徒左長史王廞遭母喪居吳恭板行吳國內史廞乃徵發吳興諸郡兵國寶既死王恭使廞反於喪廞謂因緣事際可大得志乃據吳郡遣子弟率衆擊恭以女爲貞烈將軍亦置官屬領兵自衛恭遣司馬劉牢之討平之德宗譙王尚之兄弟復說道子以爲藩伯彊盛宰相權弱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然

之分遣腹心跨據形要由是內外騷動王恭深
慮禍難復密要殷仲堪西中郎將庾楷廣州刺
史桓玄同會建業玄等響應恭抗表傳檄以江
州刺史王愉司馬尚之為事端仲堪遣龍驤將
軍南郡相楊佺期舟師五千發江陵桓玄借兵
於仲堪亦給五千人於是德宗戒嚴加道子黃
鉞遣右將軍謝琰拒恭等元顯為征討都督衆
軍繼進前軍王珣領中軍府衆次于北郊以尚
之為豫州刺史率弟恢之允之西討楷等皆執

白虎幢居前王恭遣劉牢之爲前鋒次于竹里初道子之謀恭也啗牢之以重賞牢之斬恭別帥顏延延弟强送二級於謝琰琰與牢之俱進襲恭恭奔于曲阿爲湖浦尉所執送建業尚之與庾楷子鴻戰于牛渚斬鴻前鋒將殷萬鴻遁還歷陽尚之猶不敢濟桓玄佺期奄至横江尚之等退恢之所領外軍皆没玄等徑造石頭仲堪繼在蕪湖建業震駭道子殺恭於倪塘桓玄等於是走還尋陽是年冬德宗遣使朝貢并乞

師請討姚興二年夏德宗又遣使朝貢以元顯
爲揚州刺史道子有疾元顯懼已弗得襲位故
矯以自授而道子弗知既瘳乃大怒以元顯巳
拜故弗復改於是内外政事一决元顯道子少
而耽酒治日甚希至是無事俾晝作夜時謂道
子爲東録元顯爲西録西府千兩輻湊東第門
設雀羅矣元顯年少顛居權重僑奢滛暴於是
遠近譏之初德宗新安太守孫泰以左道惑衆
被戮其兄子恩竄于海嶼妖黨從之至是轉衆

攻上虞殺縣令衆百許人徑向山陰會稽內史王凝之事五斗米道恩之來也弗先遣軍乃稽顙于道室跪而呪說指麾空中若有處分者官屬勸其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出兵凡諸津要各有數万人矣恩漸近乃聽遣軍比兵出恩已至矣戰敗凝之奔走再宿執之旬日恩衆數万自號平東將軍逼人士爲官屬於是諸郡妖惑並殺守令而應之衆皆雲集吳國內史桓謙出奔吳興太守謝邈被害自德宗以來內外乖

貳石頭以外皆專之於荆江自江以西則受命
於豫州京口暨于江北皆兖州刺史劉牢之等
所制德宗政令所行唯三吴而已恩既作亂八
郡盡爲賊場及丹揚諸縣處處蜂起建業轉成
虚弱且妖惑之徒多潛都邑人情危懼恒慮大
兵竊發於是衆軍戒嚴劉牢之共衛將軍謝琰
討之賊等禁令不行肆意殺戮士庶死者不可
勝計或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者輒支解
之其虐如此驃騎長史王平之死未葬恩剖棺

焚屍以其頭爲穢器牢之率軍討破之琰將至吳興賊徒逌走驅逼士庶奔于山陰諸妖亂之家婦女尤甚未得去者皆盛飾嬰兒投之于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復就汝也賊既走散邑屋焚毀鄮郭之中時見人跡經月乃漸有歸者謝琰留屯烏程遣其將高素助牢之牢之率衆軍濟江初孫恩聞八郡響應也告諸官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朝服而至建業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據浙江不失作勾踐

也尋知牢之已濟乃曰孤不恥走於是乃走緣
道多遺珍寶牢之將士爭取之不得窮追恩復
入於海初三吳困於虐亂皆企望牢之高素等
旣至放肆抄暴百姓咸怨毒失望焉孫恩在海
妖衆轉復從之旣破永嘉臨海復入山陰謝琰
戰歿於是建業大震遣冠軍將軍東海太守桓
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廣陵相高雅之等東討
恩吳興太守庾恒慮妖黨復發大行誅戮殺男
女數千人孫恩復破高雅之於餘姚雅之走還

山陰元顯自爲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本官悉如故封子彥章爲東海王食吳興四万餘戶清選文學臣寮吏兵一同宗國孫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万劉牢之隔在山陰衆軍懼不敢旋恩遂逕向建業德宗惶駭遽召豫州刺史司馬尚之于時中外驚擾而元顯置酒高會道子唯日祈于鍾山恩來漸近百姓忷懼尚之率精銳馳至逕屯積弩堂恩時泝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

備知尚之尚在建業復聞牢之不還不敢上乃
走向郁洲恩別帥盧循攻沒廣陵虜掠而去桓
玄聞孫恩之逼也乃建牙戒嚴表求征討時恩
去未遠玄表復至元顯等大懼急遣止玄庚楷
密使自結於元顯說玄大失人情衆不爲用若
朝廷遣軍已當內應元顯得書大喜遣張法順
謀于劉牢之牢之同許焉於是徵兵裝艦將謀
西討德宗改年曰元興以元顯爲大都督討玄
玄軍至元顯不戰而敗父子並爲玄所殺後改

年爲大亨天興六年十月德宗遣使朝京師德宗封桓玄爲楚王玄尋逼德宗手詔禪位德宗出居永安宮玄既受禪封德宗爲南康平固縣王居之尋陽天賜元年德宗在姑熟二月至尋陽其彭城內史劉裕殺玄徐州刺史桓脩與劉毅等舉兵討玄玄敗走尋陽擄德宗兄弟至於江陵又走荊州荊州別駕王康產南郡相王騰之迎德宗入南郡府桓玄死玄將桓振復襲江陵斬王康產及騰之將殺德宗玄揚州刺史新

安王桓謙苦禁之乃止時盧循執德宗廣州刺史吳隱之自號平南將軍廣州刺史令其黨徐道覆據始興餘郡皆以親黨居之德宗復僭立於江陵改年義熙尚書陶夔迎德宗達于板橋大風暴起龍舟沈没死者十餘人德宗發江陵至尋陽其益州刺史毛璩參軍譙縱反攻涪城尅之遂以益州叛德宗德宗發姑孰還建業六月太祖遣軍攻德宗鉅鹿太守賀申申舉城降永興二年盧循復起於嶺南殺德宗江州刺史

何無忌於石城咸欲以德宗北走知循未下乃
止裕令撫軍劉毅討循敗於桑落洲步走而還
裕黨孟昶諸葛長民等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
從神瑞二年德宗遣廣武將軍玄文石齊朝貢
太宗初劉裕征姚泓三年太宗遣長孫道生娥
清破其將朱超石於石河擒騎將楊豐斬首千
七百餘級三年德宗死
弟德文僭立四年改年曰元熙五年德文禪位
於裕裕封德文爲零陵王德文后河南褚氏兄

季之弟淡之雖德文姻戚而盡心於裕德文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內人密加毒害前後非一及德文被廢囚於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氏共止一室慮有鴆毒自煮食於前六年劉裕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褚氏褚氏出別宮於是兵乃踰垣而入進藥於德文德文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自斂之僭江南至於德文之死君弱臣彊不相羈制賞罰號令皆出權寵危亡廢奪釁故

相尋所謂夷狄之有君不若諸夏之亡也
賨李雄字仲儁蓋廩君之苗裔也其先居於巴
西宕渠秦并天下爲黔中郡薄賦其民口出錢
三十巴人謂賦爲賨因爲名焉後徙櫟楊祖慕
魏東羌獵將慕有五子輔特庠流驤晉惠時關
西擾亂頻歲大飢特兄弟率流民數万家就穀
漢中遂入巴蜀時晉益州刺史趙廞反叛特兄
弟起兵誅之晉拜特宣威將軍長樂鄉侯流奮
威將軍武陽侯流民閻式等推特行鎮北大將

軍承制封拜流行鎭東將軍後與晉益州刺史羅尚相攻昭帝七年特自稱大將軍大都督號年建初戰敗爲尚所殺流代統兵事流字玄通自稱大都督大將軍流病將死以後事屬雄雄特少子也雄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十年僭稱成都王號年建興置百官時涪陵人范長生頗有術數雄篤信之勸雄即眞十二年僭稱皇帝號大成改年爲晏平拜長生爲天地太師領丞相西山王又改年爲玉衡雄以中原喪亂乃頻遣

使朝貢與穆帝請分天下雄捨其子而立兄蕩
第四子班爲太子烈帝六年雄死
班代統任雄子期殺班而自立
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改年爲玉恒驟子壽自
涪城襲尅成都廢期爲邛都公期自殺
壽字武考初爲雄大將軍封建寧王以南中十
二郡爲建寧國至期徙封漢王既廢期自立改
年爲漢興又改號曰漢時建國元年也壽廣漢
太守李乾與大臣謀欲廢壽壽懼令子廣與大

臣盟於殿前壽聞鄴中殷實宮觀美麗石虎以殺罰御下控制邦域城鎮深用欣慕吏民有小過輒殺之以立威名又以郊甸未實城邑空虛工匠器械事用不足乃徙民三丁已上於成都興尚方御府發州郡工巧以充之廣修宮室引水入城務於奢侈百姓疲於使役民多嗟怨思亂者十室而九其尚書左僕射蔡興直言切諫壽以爲誹訕誅之其臣龔壯作詩七首託言應璩以諷壽壽報曰省詩知意若今人所作賢哲

之話言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辭耳動慕漢武魏明政法聦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化自以勝之也及壽疾病見李期蔡興爲祟遂死子勢統任

勢字子仁既立改年爲太和遣使朝貢又改爲嘉寧勢弟漢王廣以勢無子請爲太弟勢不許廣欲襲勢勢使其太保李弈擊廣於涪城剋之貶爲臨卭侯廣尋自殺勢既驕吝荒於酒色至殺人而取其妻又納李弈女爲后耽於淫樂不

恤國事夷獠叛亂境土減削累年荒儉性多忌害誅殘大臣刑罰酷濫斥外父祖舊臣親任近習左右小人因行威福脩飾室宇群臣諫諍一無所納又常居內少見公卿史官屢陳災譴乃加相國董皎大都督以名位優之實望與分災眚建國十年司馬聃將桓溫伐之勢降於溫先是頻有怪異成都北鄉有人望見女子避入草中往視見物如人有身形頭目無手足能動搖不能言廣漢馬生角各長寸半有馬駒一頭二

身六耳無目二陰一牝一牡又有驢無皮毛飲
食數日而死江南雨血地生毛江源又生草高
七八尺華葉皆赤子青如牛角涪陵民藥氏婦
頭上生角長三寸凡三截之李漢家舂米米自
臼中跳出斂舉箕中又跳出寫置簞中童謠曰
江橋頭闕下市成都北門十八子又曰有客有
客來侵門陌其氣欲索讙周亡我死後三十年
當有異人入蜀由之而亡蜀亡之歲去周亡三
十二年周又著讖曰廣漢城北有大賊曰流特

攻難得歲在玄宮自相剋卒如其言

史臣曰司馬叡之竊魁江表竊魁帥之名無君長之實跼天蹐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若矣

列傳第八十四　　魏書九十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列傳第八十五　　魏書九十七

島夷桓玄　海夷馮跋

島夷劉裕

島夷桓玄字敬道本譙國龍亢楚也僭晉大司馬溫之子溫愛之臨終命以爲後年七歲襲封南郡公登國五年爲司馬昌明太子洗馬玄志氣不倫欲以雄豪自許朝議以溫有陵虐之迹故抑玄兄弟出爲義興太守不得志少時去職皇始初司馬德宗立其會稽王道子擅權信任

尚書僕射王國寶爲時所疾玄說荆州刺史殷仲堪令推德宗兖州刺史王恭爲盟主以討國寶仲堪從之會恭使亦上相逢於中路約同大舉並抗表起兵尋平王國寶等天興初德宗以玄爲使持節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一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後王恭復與德宗豫州刺史庾楷共起兵以討其江州刺史王愉司馬尚之兄弟玄及龍驤將軍揚佺期荆州刺史殷仲堪等率軍應恭玄等造於石頭於時德宗征

虜將軍司馬元顯一軍仍守石頭列舟艦斷淮口道子出軍將屯中堂忽有馬驚軍中擾亂人馬赴江者甚衆良久乃定玄等不知建業危弱且王恭尋敗玄甚惶懼乃回軍于蔡洲王恭司馬劉牢之率北府軍來次新亭於是德宗以桓脩爲荊州仲堪爲廣州玄爲江州佺期爲雍州刺史郗恢爲尚書仲堪回師南旋乃使人徇于玄等軍曰若不各散歸大軍至江陵當悉戮餘口仲堪偏將劉系先領兵二千隷于佺期

輒率衆而歸玄等大懼乃狼狽而走庾楷亦棄
衆奔于南軍玄並趣輕舟追仲堪至尋陽而推
玄爲盟主鎭於夏口德宗加玄都督荆州四郡
以玄兄西昌公偉爲輔國將軍南蠻校尉寵玄
兄弟欲以侵削荆雍先是荆州大水仲堪倉廩
空竭玄乘其虛而伐之先遣軍襲巴陵梁州刺
史郭銓當之鎭路逢玄玄遣銓爲前驅玄發夏
口與仲堪書云今當入沔討除佺期頓兵江口
若相與無貳可殺楊廣若其不尒便當率軍入

江別與桓偉書今克期爲内應偉惶遽以書示仲堪仲堪慰喻遣歸夜乃執之仲堪遣龍驤將軍殷邁振威將軍劉山民等統衆七千至西江口玄聞邁至復與其黨苻永道領帳下擊之邁等敗走玄頓巴陵收其兵而館其穀復破楊廣於夏口仲堪既失巴陵之積又諸將皆敗江陵駭震城内大飢皆以胡麻爲廩初仲堪之得玄書也急召佺期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猶以全軍無緣棄城逆

走甚憂佺期弗來乃紿之曰北來收集已有儲
矣可有數万人百日粮佺期信之乃率步騎八
千既至仲堪惟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
敗矣不過見仲堪使人於艦上橫射玄玄軍亦
射之佺期乃退玄乃渡軍於馬頭命其諸軍進
破殺仲堪殺楊廣佺期殷道護及仲堪參軍羅
企生等德宗以玄為持節都督荆司雍秦梁益
寧江八州及楊豫并八郡諸軍事後將軍荆江
二州刺史玄大論功賞以長史卞範之領南郡

相委以心膂之任乃斷上流禁商旅德宗下書
曰豎子桓玄故大司馬不腆之息少懷狡惡長
而不悛遂與王恭協同姦謀阻兵內侮三方雲
集志在問鼎闚擬神器賴祖宗威靈宰傅神略
忠義奮發罪人斯殞玄等猖狂失圖回舟鳥逝
便宜乘會殲除姦源于時同異之論用惑廟策
遂使王憲廢撓寵授非所猶冀玄黨洗濯胷腑
小懲大誡而狼心弗革悖慢愈甚割據江湘擅
威荆郢矯命稱制與奪在手又對侍中王謐放

肆醜言欲縱凶毒陵陷上京無君之心形於音翰不臣之迹日月彌著是可忍也孰不可懷宜明九伐以寧西夏尚書令後將軍元顯可為征討大都督督十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劉牢之為前鋒行征西將軍權領江州命司馬尚之入沔水玄聞元顯處分甚駭懼欲保江陵長史卞範之說玄東下玄甚狐疑範之苦勸玄乃留桓偉守江陵率軍東下至夏口乃建牙傳檄曰案揚州刺史元顯凶暴之性自幼

加長犯禮毀教發蒙如備居喪無一日之哀衰絰為胥征之服絃觴於殷憂之時窮色於罔極之日劫略王國寶妓妾一朝空房此基惡之始驕悖視聽者矣相王有疾情無悚懼幸災擅命揚州篡授遂乃父子同録比肩連案既專權重多行險暴恐相王知之杜絶視聽惡聲無聞使譽日至万機之重委之厮薛國典朝政紛紜淆亂又諷旨尚書使普敬録公録公之位非盡敬之所苟自尊貴遂悖朝禮又妖賊陵縱破軍殄

民之後已爲都督親則刺史於宜降之日輙加崇進弱冠之年古今莫比宰相懲惡已獨解錄推樀委罰歸之有在自古僭逆未有若斯之甚者取妾之僭殆同六禮乃使尚書僕射爲媒人長史爲迎客嬖媵饕餮貲同長秋所謂無君之心觸事而發八日觀佛略人子女至人家宿唐突婦妾慶封迄今甫見易室之飲晉靈以來忽有支解之刑喜怒輕戮人士割裂治城之暴一睡而斬又以四歲孽子與東海之封吳興殘暴

之後構復若斯之調妖賊之興寔由此豎居喪極味孫泰供其膳在夜思遊亦孫泰延其駕泰承其勢得行威福雖加誅戮所染既多加之以苦發樂屬枉濫者衆驅逐徙撥死叛殆盡改號元興以爲己瑞莽之符命於斯尤著否極必亨天盈其毒不義不昵勢必崩喪取亂侮亡寔在斯會豈三軍文武憤踊即路玄亦失荊楚人情而師出不順其兵雖彊虜弗爲用恒有回師之計既過尋陽不見東軍玄意乃定於是遂鼓行

而進徑至姑孰又克歷陽劉牢之遣子敬宣詣玄請降玄大喜與敬宣置酒宴集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入國子堂列陳宣陽門前元顯欲挾德宗出戰而軍中相驚言玄已及南桁乃回軍赴宮既至中堂一時崩散元顯奔東府惟張法順一騎隨之玄乃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録尚書事揚州牧領徐州刺史持節荆江二州公如故假黃鉞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甲仗二百人入殿於是收

道子付廷尉免為庶人徙于安城郡殺元顯并
其子及豫州刺史司馬尚之吏部郎袁遵張法
順等又滅庾楷於豫章徙尚之弟丹楊尹恢之
輔國將軍允之及國寶王緒諸子于交廣州以
劉牢之為會稽內史將欲解其兵也初敬宣既
降隨入東府至是求歸玄異牢之受命乃遣之
敬宣既至牢之知將不免欲襲玄衆皆離散乃
於班瀆北走縊於新洲傳首建鄴敬宣奔於江
北玄白德宗大赦改年為大亨玄讓丞相荊江

徐三州及録尚書事乃改授太尉都督中外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刺史緑綬加袞冕之服劒履之禮入朝不趨讃拜不名增班劒六十人甲仗二百人入殿玄乃鎮姑熟既而大築府第田遊無度政令屢改憍侈肆欲朋黨翕習亂内外朝政皆諮焉小事則決於左僕射桓謙及丹陽尹卞範之玄大賦三吴富室以賑飢民猶不能濟也東郡既由兵掠因以飢饉死者甚衆三吴戸口減半會稽則十三四臨海永嘉死

散殆盡諸舊宮室皆衣羅穀佩金玉相守閉門而死玄自封豫章郡公食安成七千五百戶後封桂陽郡公邑二千五百戶本封南郡如故既而譙殺道子玄削奪德宗供奉之具務盡約陋殆至飢寒雖殺逆未至君臣之體盡矣進位大將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奏事不名又表請自率諸軍命諸藩方兵掃平關洛德宗不許之玄本無資力但好為大言既不辦行乃云奉詔故止玄既無他處分先作征行服玩幷制裝書畫

之具或諫曰今日之行必有征無戰輜重自足
相運不煩復有制造玄曰書畫服玩宜恒在左
右且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咸
笑之玄所親仗惟桓偉而已先欲徽還以自副
貳偉既死玄甚恇懼初玄常以其父王業垂成
以己弱年不昌前構常懷恨憤及昌明死便有
四方之計既克建業無復居下之心及偉死慮
己單危益欲速成大業卞範之之徒既慮事
變且幸其利咸共催促於是殷仲文等並已撰

集策命矣德宗加玄相國揔百揆封南郡南平
宜都天門零陵桂陽營陽衡陽義陽建平十郡
爲楚王備九錫之禮揚州牧領平西將軍豫州
刺史如故遣司徒王謐授相國印綬光祿大夫
武陵王司馬遵授楚王璽策德宗先遣百寮固
請又玄當親幸敦喻十二月德宗禪位於玄大
赦所部稱永始元年初欲改年爲建始左丞王
納之曰建始者晉趙王倫之號也於是易爲永
始復同王莽始貴之年玄入建鄴宮逆風迅激

旌旗服章儀飾一皆傾偃是月酷寒此日尤甚多行苛政而時施小惠迎温神主進于太廟玄遊行無度至此不出殿上施金頟流蘇縴帳䫉類轜車王莽仙蓋太廟郊齋皆一日而已又其廟祭不及於祖以玄曾祖已上名位不顯故不列序且以王莽立九廟見譏前史遂以一廟矯之又毁僭晉小廟以崇臺榭其庶母蓋嘗某有定所慢祖忘親時人知其不永是月玄出遊水南飄風飛其儀蓋又欲造大輦使容三十人坐

以二百人輿之玄僑逸遊荒縱不恤時事奏案停積了不省覽或親細事手注直官自用令史制度亂出主司奉答不暇晨夜遊獵文武困之直侍之官皆繫馬省中休下之吏留供土木之役朝士勞瘁百姓力盡民之思亂十室而八德宗彭城內史劉裕因是斬徐州刺史桓脩於京口與沛國劉毅東海何無忌收衆濟江玄加桓謙征討都督召侍官皆入止省中玄移還上宮百僚步從赦揚豫徐兗青冀六州遣頓丘太守吳甫

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劉裕於江乘裕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梟敷首玄外麤猛內恇怯及聞二將已沒志慮荒窘計無所出日與巫術道士為厭勝之法乃謂衆曰朕其敗乎黃門郎曹靖對曰神怒民怨臣實憂懼玄曰民怨可然神何為怒對曰移晉宗廟飄泊無所大楚之祭不及於祖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諸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諫玄使桓謙何澹之屯于東掖門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

合三万又遣武衛庾賾之配以精卒利器援助謙等謙等大敗玄聲云赴戰將子姪出南掖門西至石頭先使殷仲文具船於津遂相與南走經日不得食左右進以麤粥咽不能下玄子昇五六歲抱玄胷而撫之玄悲不自勝玄挾德宗發尋陽至江陵西中郎將桓石康納之張幔屋止城南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爲尚書僕射殷仲文爲徐州其餘各顯用玄謂諸侍臣曰卿等並升清塗翼從朕躬都下竊位者方應謝罪軍門

其見卿等入石頭無異雲霄中人也玄以奔敗
之後懼法令不肅遂輕怒妄殺逾甚暴虐殷仲
文諫之玄大怒曰漢高魏武幾遇敗但諸將失
利耳以天文惡故還都舊楚而羣小愚惑妄生
是非方當糾之以猛未宜施之以恩也荆江郡
守以玄播越咸遣使通表有匪寧之辭玄悉不
受乃更令所在表賀遷都玄在道自作起居注
叙其拒劉裕事自謂筭略無失諸將違節度以
至於敗不暇謀議軍事惟誦述之寫傳之劉裕遣

其冠軍將軍劉毅發建鄴追之玄軍屢敗玄常
裝輕舸於舫側故其兵人莫有鬬志玄乃棄衆
而走餘軍以次崩散遂與德宗還江陵初玄留
德宗妻子巴陵殷仲文與玄同舟乃說玄求別
舫收集散軍遂以德宗妻歸于建鄴玄入江陵
城南平太守馮該勸玄更戰玄欲出漢中投梁
州刺史桓希夜中處分將發城內已亂禁令不
行將親近腹心百許人出城北至城門左右即
於闇中斫玄回前後相殺交橫盈路玄僅得至

船德宗入南郡府玄既下船猶欲走漢中玄屯
騎校尉毛脩之誘以入蜀遂與石康等泝江而
上達枚回洲為益州參軍費恬等迎射之箭如
雨下玄中流矢子昇輒拔之益州督護馮遷抽
刃而登玄艦玄曰是何人也敢殺天子遷曰我
自欲殺天子之賊耳遂斬玄首并石康等斬昇
于江陵市傳送玄首梟于朱雀門玄既敗桓謙
匿於沮中桓振逃于華容之浦陰聚黨數千人
晨襲江陵克之桓謙亦聚衆而出振既至問玄

子昇所在知昇已死欲殺德宗謙苦禁之於是爲玄舉哀謚爲武悼皇帝謙率羣官復立德宗振自爲都督八州將軍荆州刺史謙復本職又加江豫二州刺史後德宗益州刺史毛璩殺桓希於漢中桓振寇江陵爲唐興所斬其餘親從或當時擒獲或奔散外境數年之間並敗滅之

海夷馮跋字文起小名乞直伐本出長樂信都慕容永僭號長子以跋父安爲將永爲垂所滅

安東從昌黎家于長谷跋飲酒至一石不亂毋弟素弗次丕次洪皆任俠放逸不修行業跋恭慎勤稼穡既家昌黎遂同夷俗後慕容熙僭號以跋爲殿中左監稍遷衞中郎將後坐事逃亡既而熙政殘虐民不堪命跋乃與從兄萬泥等二十三人結謀跋與二弟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孫護之室以誅熙乃立夕陽公高雲爲主以跋爲侍中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武邑公事皆決跋兄弟太宗初雲爲左右所

殺跋乃自立爲燕王置百官號年太平于時求
興元年也跋撫納契丹等諸落頗來附之太宗
遣謁者于什門喻之爲跋所留語在什門傳泰
常三年和龍城有赤氣蔽日自寅至申跋太史
令張穆以爲兵氣言於跋曰大魏威制六合而
聘使隔絶自古鄰國未有不通之理違義致忿
取敗之道恐大軍卒至必致吞滅宜還魏使奉
脩職貢跋不從太宗詔征東大將軍長孫道生
率衆二万討之跋嬰城固守不克而還神䴥二

年跋有疾其長子永先死立次子翼爲世子攝國事勒兵以備非常跋妻宋氏規立其子受居深忌翼謂之曰主上疾將瘳奈何代父臨國乎翼遂還宋氏矯絕內外遣閹人傳問翼及跋諸子大臣並不得省疾惟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衛跋疾甚福慮宋氏將成其計乃言於跋弟文通勒兵而入跋驚怖而死文通襲位翼勒兵出戰不利遂死跋有男百餘人悉爲文通所殺

文通跋之少弟也本名犯顯祖廟諱高雲僭號
以為征東大將軍領中領軍封汲郡公跋立為
尚書左僕射改封中山仍為領軍內掌禁衛外
揔朝政歷位司徒及自立乃與劉義隆交通延
和元年世祖親討之文通嬰城固守文通營丘
遼東成周樂浪帶方玄菟六郡皆降世祖徙其
三万餘戶于幽州文通尚書郭淵勸其歸誠進
女乞為附庸保守宗廟文通曰負釁在前忿形
已露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所適也先是文

通廢其元妻王氏黜世子崇令鎮肥如以後妻慕容氏子王仁爲世子崇毋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大運有在家國已亡又慕容之譖禍將至矣於是遂出奔遼西勸崇來降崇納之會世祖使給事中王德陳示成敗崇遣邈入朝世祖遣兼鴻臚李繼持節拜崇假節侍中都督幽平二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録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文官尚書刺史武官征虜

已下文通遣其將封羽率衆圍崇世祖詔永昌王健督諸軍救之封羽又以凡城降徙其三千餘家而還文通遣其尚書高顒請罪乞以季女充掖庭世祖許之徵其子王仁入朝文通不遣其散騎常侍劉訓言於文通曰雖結婚和通而未遣侍子魏若大舉將有危亡之慮夫以重山之隘劉禪銜璧長江之難孫皓歸命況魏彊於晉民燕弱于吴蜀願時遣世子以恭大國之命然後收離集散厚布恩澤分賑倉廩以濟民乏

勸督農桑以邀秋稔庶大業危而更安社稷可以永保文通大怒殺之世祖又詔樂平王丕等討之日就蹙削上下危懼文通太常陽岷復勸文通請罪乞降速令王仁入侍文通曰吾未忍爲此若事不幸且欲東次高麗以圖後舉岷曰魏以天下之衆擊一隅之地以臣愚見勢必土崩且高麗夷狄難以信期始雖相親終恐爲變若不早裁悔無及也文通不聽乃密求迎於高麗太延二年高麗遣將葛盧等率衆迎之入和

龍城脫其弊褐取文通遝精仗以賦其衆文通乃擁其城內士女入于高麗先是其國有狼夜繞城羣嘷如是終歲又有鼠集於城西閬滿數里西行至水則在前者銜馬矢迭相齧尾而渡宿軍地然一旬而滅觸地生蛆月餘乃止和龍城生白毛長一尺二寸文通至遼東高麗遣使勞之曰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文通慙怒稱制荅讓之高麗乃處之於平郭尋徙北豐文通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

其侍人質任王仁文通忿怨之謀將南奔世祖
文徽文通於高麗高麗乃殺之於北豐子孫同
時死者十餘人 文通子朗邈朗子熙在外戚傳
島夷劉裕字德輿晉陵丹徒人也其先不知所
出自云本彭城彭城人或云本姓項改爲劉氏
然亦莫可尋也故其與叢亭安上諸劉了無宗
次裕家本寒微住在京口恒以賣履爲業意氣
楚剌僅識文字樗蒱傾産爲時賤薄嘗負驃騎
浴義刀逵社錢三万經時不還逵以其無行録

而徵責驃騎長史王謐以錢代還事方得了落
魄不脩廉隅天興二年僭晉司馬德宗遣其輔
國將軍劉牢之東討孫恩裕應募始爲牢之參
軍恩北寇海鹽裕追勝之以功稍遷建武將軍
下邳太守劉牢之討桓玄裕參其軍事牢之降
裕爲玄從兄桓脩中兵參軍孫恩死餘衆推恩
妹夫盧循爲主玄遣裕征之裕破循于東陽永
嘉循浮海奔逸加裕彭城内史及桓玄廢德宗
而自立裕與弟道規劉毅何無忌潛謀舉兵桓

脩弟思祖鎭廣陵道規劉毅先爲之佐天賜初
裕與何無忌等旦候城門開率衆斬玄徐州刺
史桓脩於京口其日劉毅道規等亦斬思祖因
收衆濟江河内太守辛扈興恒農太守王元德
振威將軍童厚之亦與裕剋是日取玄毅兄邁
時在建業毅遣周安要之邁懼而告玄玄遣頓
丘太守吴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裕率衆
宿于竹里遇甫之於江乘裕執長刀直入其陳
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使桓謙屯東

陵下範之屯覆舟山西裕又破之玄大懼乃擕
子姪浮江南走裕入鎮石頭以德宗司徒王謐
爲録尚書領揚州刺史立留臺摠百官裕爲使
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鎮軍將軍
徐州刺史令道規等率衆追玄裕因是相署名
位遣尚書王嘏等迎德宗燔桓温神主于宣陽
門外尋殺尚書左僕射王愉及其子綏納等裕
以司馬遵爲大將軍承制入居東宫公卿以下
莫不畢拜乃大赦惟玄等不在例是夜司徒王

謚迯走劉毅以其手解德宗璽綬宜誅之裕以其償錢之惠固請免之乃遣丹楊尹孟昶迎焉無忌道規至于桑落洲破桓玄諸將進據尋陽加裕都督江州劉毅復敗桓玄於崢嶸洲玄乃棄衆單舸奔走挾德宗奔于江陵裕領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殿毅等平巴陵德宗復位於江陵改年曰義熙及還建業裕進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飾讓不受加錄尚書事又詐不受乃出鎮丹徒改授都督十六州餘如故又

領兗州乃解青州盧循破廣州裕仍以循爲廣州刺史其黨瑯邪人徐道覆爲始興相裕又都督交廣二州又封裕豫章郡公邑萬户絹三萬匹加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又進裕揚州刺史録尚書事居於東府裕遣劉敬宣伐蜀爲譙道福所敗乃免敬宣官裕自降爲中軍將軍開府如故永興初慕容超大掠淮北執德宗陽平太守劉千載濟南太守趙元驅掠千餘家而歸裕乃伐超遂屠廣固執超斬其王公以下

三千人納口萬餘馬二千匹夷其城隍送超于建業斬之裕是行也徐道覆勸盧循令乘虛而出循從之於是南康盧陵豫章諸郡守皆奔走江州刺史何無忌率軍至豫章戰歿于時羣議欲令德宗北徙渡江循遂寇湘中破劉道規於長沙敗劉毅於桑落洲席卷而下裕將孟昶諸葛長民勸裕擁德宗過江裕不從昶謂事必不濟乃自殺裕發居人治石頭城道覆等至即欲於新亭白石渚焚舟而上盧循曰大軍未至孟

刼便逆自殺以此而推建業尋應有變但堅
守之不憂不濟也乃屯軍於蔡洲循乃率衆數
万上南岸至于丹楊郡遂遣焚京口金城姑熟
寇掠塗中及江寧蕪湖循以阮賜爲豫州刺史
裕中軍參軍尚靖宣城內史毛脩之破賜於姑
孰獲其輜重賜乃退又加裕太尉中書監黃鉞
裕受黃鉞盧循既不戰乃告道覆曰師老矣可
還據尋陽并力取荆州徐以三分有二之勢與
下流爭衡猶可以濟也乃自蔡洲南退裕遣輔

國將軍王仲德等追之裕又遣建威將軍孫季
高率衆自海道襲番禺裕自以舟師南伐季高
乘海兼行奄至番禺循不以海道爲防既至而
覺衆乃大驚季高悉力而上四面攻之仍屠其
城盧循父嘏及長史孫建之並以輕舟奔始興
循與道覆率衆而下裕衆軍擊之循等還尋陽
循欲遁於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諸軍乘勝
而擊之循單舸逕還廣州道覆還始興裕還爲
大將軍揚州牧班劒二十人本官如故徐道覆至

始興循據山澗劉蕃等攻之道覆先殺妻孥然
後自殺盧循至番禺收衆攻季高劉蕃遣沈田
子討之循奔走餘衆從嶺道襲合浦克之進攻
交阯交州刺史杜惠度屢戰克捷循投水而死
裕自爲太尉中書監裕殺尚書左僕射謝混兗
州刺史劉蕃裕既權重便懷異志以荊州刺史
劉毅頗有勇略又據上流之所心畏惡之遂自
討毅遣參軍王鎮惡等襲江陵鎮惡至豫章口
焚毅舟艦毅兵逆戰不能抗鎮惡馳入外城于

時毅病乃阻内城鎮惡焚諸門攻之其徒乃潰
毅自北門出走縊于道側斬屍於市誅其子姪
裕至江陵誅南蠻校尉郗僧施衞軍諮議謝邵
等裕本寒微不參士伍及擅時政便肆意殺
以威懼下初以刁逵縛之之怨誅其兄弟又以
王愉謝混郗僧施之徒並皆時望遂悉害之分
荆州爲湘州裕自摠督裕還於東府召諸舊長
民屏人閑語密令壯士丁旿等出自幔後於座
拉之長民墜地死於牀側亦以才雄見忌也荆

州刺史司馬休之頗得衆心裕內懷忌憚神
二年率衆討之遣龍驤將軍蒯恩等爲前軍裕
進領荆州刺史加黄鉞雍州刺史魯宗之率其
子軌會休之于江陵軌等軍敗乃與休之俱奔
襄陽裕自領南蠻校尉休之等奔姚興裕爲太
傅揚州牧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置左
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餘如故裕又領平
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增督南秦州尋督中外
諸軍事裕志傾僭晉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

許乃西伐姚泓自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
尋領北雍州刺史加前後部羽葆鼓吹增班劒爲
四十人子義符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給
鼓吹一部左僕射劉穆之爲左僕射領軍中軍
二府軍司入居東府揔攝内外穆之謂龍驤將
軍王鎮惡曰公今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
曰吾今不克咸陽誓不濟江而公九錫不至者
亦卿之責矣裕率衆軍至彭城加鎮北將軍徐
州刺史遣中兵叅軍沈林子自汴入河冠軍檀

道濟與王鎮惡步出淮肥裕將王仲德沉濟入
河德宗封裕十郡爲宋公加相國九錫僭擬魏
晉故事王鎮惡進至宜陽獨取潼關沈林子自
襄邑屯于陝城姚泓諸將不能抗始裕入河西上
太宗遣將軍娥清長孫嵩等屯於河畔裕遣
朱超石劉榮祖等渡河長孫道生破之擒斬其
將楊豐等裕遣將軍王仲德趙倫之率沈田子
等入武關屯軍青泥沈林子由秦嶺會田子於
堯柳城姚泓率衆數万不戰而還裕至關頭鎮

惡至渭橋破泓軍於橫門裕至長安執姚泓以歸斬于建業市裕以其子義眞爲雍州刺史鎮咸陽進裕爲宋王增十郡置百官一擬舊制裕還彭城赫連屈丐掠渭陽義眞遣沈田子率軍討之田子退軍陘上鎮惡往就田子議之田子斬鎮惡於幕下又殺其兄弟羣從七人田子馳還云鎮惡有異志義眞長史王脩執而斬之義眞與左右多爲不法王脩每裁割之左右咸怨白義眞曰王脩以關中阻險兵食又足欲謀反

叛宜早圖之義眞遂遣左右殺脩裕聞之以朱齡石爲雍州刺史義眞發自長安將走江東諸將競收財貨次於灞上赫連昌率衆追之旣至青泥義眞大敗崩因與安西司馬毛脩之並被擒獲參軍段横名犯高祖廟諱單馬負義眞走歸朱齡石亦棄長安奔就龍驤將軍王敬先于曹公故壘既而城陷被執見殺德宗死裕立德宗弟德文裕又自增十郡裕遣司馬傅亮赴建業令徵巳入輔德文禪其位遂自號爲宋改年

爲永初時泰常五年也裕既僭立頻請和通太
宗許之六年裕遣其中軍將軍沈範索季孫等
朝貢七年五月裕死
子義符僭立太宗以其禮敬不足遣山陽公奚
斤等率步騎二万於滑臺渡河南討義符司州
刺史毛德祖遣司馬翟廣領步騎三千來拒司
空奚斤以千餘騎徇陳留太守嚴稜率衆降仍
攻滑臺其東郡太守王景度奔走斬其司馬陽
瓚德祖又遣其將竇應明攻輜重于石濟奚斤

於土樓大破廣等乘勝徑至虎牢義符遣其將杜坦等與徐州刺史王仲德次湖陸太宗詔安平公叔孫建等軍於泗瀆口義符兗州刺史徐琰委尹卯城奔退於是泰山諸郡悉棄戍而走太宗詔蒼梧子公孫表等復攻虎牢義符遣將檀道濟率師赴救八年義符改年爲景平奚斤進攻金墉義符河南太守王涴之出奔太宗南巡至鄴奚斤自金墉還圍虎牢太宗又詔安平公叔孫建等東擊青州其刺史竺夔守東陽城

濟南太守垣苗自梁鄒奔蕞崤谿斤分軍攻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還項城斤又遣騎破高平郡所統五縣略居人二千餘家叔孫建以時暑班師檀道濟王仲德向青州遂不敢進太宗至虎牢因幸洛陽乃北渡河斤克虎牢擒德祖及其滎陽太守翟廣廣武將軍竇霸等義符豫州刺史劉粹屯項城不敢進斤遣步騎至許昌潁川太守索元德奔項城遂圍汝陽太守王公度突圍而出仍破邵陵掠万餘口而還始光初義符司

空徐羡之尚書令傅亮領軍謝晦等專其朝政
收其廬陵王義眞徙于新安郡殺之義符昬暴
失德羡之等勒兵入殿時義符在華林舟中兵
士競進殺其侍者扶義符出東閤廢爲營陽
遂徙于吳郡於金昌亭殺之
亮等立義符弟荆州刺史義隆號年元嘉遣使
趙道生朝貢二年徐羡之傅亮等歸政於義隆
不許三年義隆信其侍中王華之言誅羡之傅
亮遣其將檀道濟等討荆州刺史謝晦晦率

衆東下謀廢義隆以討王華爲辭破義隆將到彦之及聞道濟將至晦衆崩散晦走江陵乃攜其弟遁等北走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斬于建業八月義隆使其殿中將軍吉恒朝貢神䴥二年又遣殿中將軍孫横之朝貢三年又遣殿中將軍田奇朝貢尋遣其右將軍到彦之安北將軍王仲德兖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將軍段横寇虎牢又遣其豫州刺史劉德武後將軍長沙王義欣至彭城爲後繼到

彥之寇碻磝分軍向虎牢及洛陽世祖詔河南
諸軍收衆北渡以驕之尋詔冠軍將軍安頡等
率衆自盟津渡攻金墉義隆建武將軍杜驥出
奔遂乘勝進攻虎牢陷之斬其司州刺史尹沖
叔孫建大破竺靈秀追至湖陸四年頡攻滑臺
彥之與王仲德等焚舟棄甲走歸彭城義隆又
遣檀道濟救滑臺叔孫建長孫道生擊之道濟
至高梁山頡等攻剋滑臺擒其司徒從事中郎
朱脩之等道濟走奔歷城夜乃遁還義隆青州

刺史蕭思話亦棄鎮奔于平昌其東陽積粟爲百姓所焚延和元年五月義隆又遣趙道生朝貢二年二月詔兼散騎常侍宋宣使於義隆且爲皇太子結親九月義隆遣趙道生貢馴象一太延二年三月義隆遣使會元紹朝貢義隆忌其司空檀道濟遂誅之道濟臨死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万里長城三年三月義隆遣其散騎常侍劉熙伯朝貢且論納幣六月義隆女死不果爲婚五年十一月義隆遣黃延年獻馴象眞

君初義隆徙其弟大將軍義康於豫章二年其
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義隆理義康義隆大
怒收育殺之四月義隆遣使黃延年朝貢十二
月義隆又遣黃延年朝貢是歲義隆梁州刺史
劉眞道將裴方明攻擊楊難當難當捨仇池將
妻子來奔三年世祖詔琅邪王司馬楚之等討
之西安將軍古弼平西將軍元濟等邀義隆秦
州刺史胡崇之於濁水破擒之餘衆奔漢中義
隆立難當兄子文德爲秦州刺史武都王戍茄

蘆弼等討平之義隆遂殺𧧻道方明五年義隆
復遣使朝貢六年其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以
才學而不見用太子詹事范曄以家門涹汙爲
世所薄與熙先及外生謝綜謀殺義隆立其弟
前大將軍義康丹陽尹徐湛之告之乃誅曄等
徙義康於安成郡御史監守七年詔諸軍掠濟
陰金鄉等七縣并驅其青冀二州民户而還北
地人蓋吴聚衆反義隆以吴爲安西將軍雍
州刺史封北地公規亂雍州詔諸軍討平之

義隆好行小計扇動邊民內起山苑窮後極麗役使百姓江南苦之九年正月義隆遣使獻孔雀十一年二月世祖欲獵於雲夢發使告義隆勿相猜阻義隆請奉詔世祖南巡義隆邊城閉門拒守世祖忿之乃攻懸瓠分遣使者安慰降民其不服者誅戮之義隆汝南南頓汝陽潁川太守並棄城奔走義隆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遣參軍劉泰之臧肇之殿中將軍尹懷義程天祚等以千餘騎至汝陽永昌王位擊破之斬泰之

肇之執天祚等義隆又遣寧朔將軍王玄謨率其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鎮軍諮議參軍申坦等入河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及駿水陸並進太子左衛率臧質統驍騎將軍王方回安蠻司馬劉康祖右軍參軍梁坦造許洛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太尉江夏王義恭爲諸軍節度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威將軍劉洪宗向汧隴護軍將軍蕭思話部龍驤將軍杜坦竟陵太守劉德願向武關義隆令

王公妃主及其朝士牧守下逮富人通出私財
以助軍費士庶怨之南兖及青冀兖豫三吳簡
發以配戎行揚南徐兖江州富民並四分之一
建威司馬申元吉趣泗瀆蕭斌至碻磝王玄謨
遣軍主王寶惠攻滑臺右軍蕭鑠遣中兵參軍
梁坦等進軍小索世祖詔諸軍援滑臺大敗王
寶惠等王玄謨走還碻磝蕭斌遣申坦與梁坦
垣護之據兩當城斌退還歷下及東駕渡河梁
坦退走棄甲山積車駕發滑臺過碻磝義隆又

遣雍州刺史竟陵王誕率其將薛安都柳元景
等入盧氏進攻弘農詔洛州刺史張提率衆度
崤蒲城鎮將何難於風陵堆濟河秦州刺史杜
道生至閿鄉元景退走十一月車駕從東安山
出下邳義隆鄒山戍主魯陽陽平二郡太守崔
邪利降楚王建南康侯杜道儁進軍清西至留
城義隆鎮軍劉駿參軍馬文恭至蕭城軍主嵇
玄敬至留城並爲峴候見官軍俱時退走永昌
王仁攻懸瓠拔之獲義隆守將趙淮過定項城

破尉武戍執其戍主進攻壽陽屯兵於孫叔敖
家掠馬頭鍾離二郡義隆遣左軍將軍劉康祖
赴壽陽與仁相遇仁大破之盡坑其衆斬康祖
傳首示壽春獲其將胡盛之王羅漢等以所斬
首使軍士曳之遶城三匝積之城西高與城齊
劉鑠乃焚四郭廬舍嬰城固守車駕至盱眙淮
泗義隆遣輔國將軍臧質率師至盱眙頓軍城
北六軍於上流濟淮質遣司馬胡崇之等率所
領於山上立營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城前大浦

詔攻二軍斬崇之熙祚等及佗首數千級衆悉赴水死淮南之民皆詣軍降高梁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於壽陽出橫江凡所經過莫不風靡車駕登於瓜步伐葦結筏示欲渡江義隆大懼欲走吳會建業士女咸荷檐而立義隆遣黃延年朝於行宮獻百牢貢其方物并請和求進女於皇孫世祖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初義隆欲遣軍侵境其臣江湛徐湛之贊成其事而義隆太子劭與蕭思話沈慶之諫義隆曰昔檀道濟

到彥之無利而反今將帥士衆不及於前不可
輕動兵甲時湛等在坐義隆使與慶之謀議慶
之曰治國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今欲伐
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義隆大笑
遂不納慶之言至是登石頭城樓而望甚有憂
色歎曰若檀道濟在豈應至此劭乃委罪於江
徐義隆曰此自吾意不關二人也正平元年正
月世祖饗會於瓜步既許和好詔班師其江北
之民歸降者數十万計凡克南兗豫徐兖青冀

六州其軍鋒殺掠不可勝筭時義隆江北蕭條境內搔擾義隆慮義康為亂遣使殺之葬以侯禮義隆慚恚歸罪於下降義恭為儀同三司蕭斌王玄謨並免所居職十月義隆遣其將軍孫蓋等朝貢興安九年義隆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率其將張永等攻碻磝詔諸軍擊破之永等退走思話遣建武將軍垣護之至梁山逆軍尚書韓茂率騎逆擊之思話退還麋溝義隆又遣雍州刺史臧質向峭陝梁州刺史劉秀之輔國將

軍楊文德出子午豫州刺史長孫蘭遣騎破之秀之等僅以身免臧質柳元景薛安都等至關城並相繼敗走是年義隆太子劭及始興王休明令女巫嚴道育呪詛義隆事發義隆憤愧自失廢於政事乃議黜劭殺休明屢召尚書僕射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侍中王僧綽等謀議僧綽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惟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義隆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

不可不殷勤三思義康始死人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又云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易於裁弟難於廢子義隆默然休明毋潘有寵於義隆義隆以廢立之謀告之潘請赦弗許遂告休明休明馳報劭劭知已當廢遂夜召左右隊主陳叔兒詹齊帥張超之任建之等揔二千餘人被甲自衛又召左衛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又呼左軍長史蕭斌劭曰朝廷信讒當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明當入殿

卿等必不得異乃遍拜告衆皆驚不得答袁
淑良久曰自古無此類願加善思劭怒變色於
是左右咸云伏聽令旨明晨斬淑劭守万春門
乃告門者曰我受敕入有所收可助我督後隊
令速劭又詐義隆敕云魯秀謀反汝明可守關
將兵入討也故士卒信之超之等率十餘人走
入雲龍門拔刃徑登含章殿義隆夜與徐湛之
屏人閑語時猶未訖門戶並無侍衛義隆迫急
以几自鄣兵刃交下五指俱落超之斬義隆徐

湛之為亂兵所害劭分遣掩江湛之斬之休明
時在西州來屯中堂劭又使兵殺休明母是日
劭登殿受璽綬下書曰徐湛之江湛殺逆無
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衂心肝破裂
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卜世靈祚永享無窮思
與億兆更始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
為太初元年劭弟駿時為江州刺史先以西陽
蠻反義隆令東宮步兵校尉沈慶之襄陽太
守柳元景司空中兵參軍宗慤並討之駿出次

五洲斬劭使於軍門司徒義宣雍州刺史臧質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駿以沈慶之柳元景宗慤爲前軍駿諮議參軍顔竣專主軍謀劭葬義隆託疾不出臧質子敦逃走劭乃悉聚諸王及大臣徙入城内移南岸百姓渡淮貴賤皆被驅逼建業淆亂駿等發尋陽檄至劭乃移駿數子於侍中省義宣諸男於大倉屋以兵守之使其將魯秀王羅漢等爲水陸之備休明及蕭斌爲之謀主焚除淮中船舫駿至南洲頓漂洲令柳

元景等擊劭劭衆崩潰奔走還宮義恭單馬奔駿勸即位劭大怒遣休明就西省殺義恭子南豐王朗等十二人
駿乃僭即大位于新亭於是擒劭休明並梟首大桁暴屍於市經日壞爛投之水中男女妃妾一皆從戮時人爲之語曰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縈前見子殺父後見弟殺兄興光元年駿改年曰孝建其中軍府録事參軍周殷啓駿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庶人父

子殊産八家而五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恤又疾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易其風俗弊如此駿不能革臧質遣使説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曰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威自古尠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義宣使要豫州刺史魯爽兖州刺史徐遺寳司州刺史魯秀等剋秋起兵爽時昏醉即日便戴黄標稱建平元年板義宣爲天子遣信至建業迎弟瑜由是駿知爽反惶懼欲遣迎義宣其竟陵王誕執

議不許乃遣左衛將軍王玄謨率衆討爽領軍將軍柳元景鎮軍將軍沈慶之討義宣臧質下戍大雷馳報義宣抗表以誅元景爲名遣軍就質使爽與質會于江上玄謨屯兵梁山義宣率衆至尋陽與質俱下雍州刺史朱脩之不從義宣臧質進計曰今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守梁山玄謨必不敢動下官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策也義宣將從之其諮議劉諶之曰質不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

然後長驅萬安之討也義宣乃止義宣遣劉諶之就質步攻東壘義宣進自蕪湖赴梁山屯兵西岸玄謨拒質駿將軍護之薛安都又摧破之義宣衆潰因風放火焚其舟艦義宣閉船大泣因而迸逸走至江陵荆州司馬竺超民具儀服迎之左右相率潰叛超民送付刺姦朱脩之於獄殺之太安二年駿改年爲大明駿於新亭造中興佛寺設齋忽有一僧形皃有異衆皆愕然問其名荅云名惠明從天安寺來言竟倏然而

滅乃改爲天安寺至天安初而彭城歸國四年駿遣其將殷孝祖寇濟州高宗遣淸水公封敕文等擊走之又詔征西將軍支豹子擊孝祖於淸東五年豹子還遂掠地至高平大獲而還駿以其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得士庶之心内畏忌之誕不自安乃治城多聚粮仗駿大怒貶誕爵爲侯遣兗州刺史垣閬給事中戴明寶討之誕遣衆出戰斬垣閬誕表駿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丞相構難

臧奮協從朝野悅忽感懷憂懼陛下欲建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固執未方賜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殷勤屢加崇寵驃騎揚州旬月移授恩秩頻煩復賜徐兗仰屈皇輿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此何以忘庶希偕老永相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擯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鎮扞徐兗昔緣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罪便成胡越陵鋒奮戈万沒豈顧定蕩之期冀

在旦夕右軍宣簡爰及武昌皆以無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宮闈之醜豈可一二臨紙悲塞不止所言駿以沈慶之前軍討之親勞軍人賜以金帛慶之軍敗退傷者十四五駿大怒將自往久乃拔之斬誕傳首誕母殷妻徐並自殺城內誅者數千人或先鞭殺而行戮並移首於石頭南岸以爲京觀至於風晨雨夜輒聞哀號之響駿淫亂無度烝其母路氏穢汙之聲布於歐越東揚州刺史顏竣恃舊每戲弄

之駿慙怒殺竣和平元年七月駿使其散騎常侍明僧暠朝貢二年三月又使其散騎常侍尹顯朝貢駿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謀將除駿參軍尹玄慶斬休茂是歲凡諸郡士族婚官點雜者悉黜為將吏而人情驚怨並不服役逃竄山湖聚為寇盜侍中沈懷文苦諫不納三年三月駿使其散騎常侍嚴靈護朝貢以沈懷文數直諫付廷尉殺之駿寵姬殷死贈貴妃謚曰宣及葬龍山給轀輬輅九旒黃屋左纛羽葆鼓吹班劒

虎賁龍轜之麗功妙万端山泄雲鳳之屬皆裝
以衆寶繡帷珠帶重鈴疊旄儀服之盛古今尠
有駿自般死常懷悲惻神情罔罔發棄政事[illegible]
親至殷靈牀酌奠酒飲之既而慟哭流連不能
自反其耽惛若此四年獵于烏江之榜口又游
湖縣之滿山並與毋同行宣淫肆意五年三吳
大飢人食草木皮葉親屬互相販鬻刼掠蜂起
死者不可勝數是年駿死
子子業立性尤凶悖其毋疾篤遣呼子業子業

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其母怒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馨兒六年改爲永光以奄人華願兒爲散騎常侍遊止並同越騎校尉戴法興屢相裁割願兒深以爲恨或謂法興爲眞天子子業爲贗天子願兒具以聞子業乃殺法興驃騎將軍柳元景尚書左僕射顔師伯欲廢子業立太宰義恭以告沈慶之慶之告子業子業出兵誅義恭遂剖剔支體抽裂心藏挑其眼睛投之蜜中謂之鬼目粽又殺柳元景顔師伯

并諸子及弟姪乃改年爲景和子業除去喪禮服錦縠之衣以石頭城爲長樂宮東城爲未央宮北邸爲建章宮南宅爲長楊宮子業自以昔在東宮不爲駿所愛及即位常欲毁其墓乃遣發駿所寵殷氏冢殷死駿爲之造新安寺於是壞之復欲誅諸遠近尼僧遣使殺其新安王子鸞臨死歎曰惟願後身不復生天王家義恭既誅徐州刺史義陽王昶大懼遣典籤蘧法生啓求還建業子業謂法生曰義陽謀反我正欲誅

之法生懼禍走還彭城子業遣沈慶之率師伐
昶法生至彭城昶便繕甲諸郡不從昶知事不
捷遂來奔子業淫其姑稱爲謝氏爲貴嬪夫
人加以殊禮虎賁鈒戟出警入蹕鑾輅龍旂
在貴妃之上即義隆第十女其新蔡長公主
也子業矯云主喪空設喪事而實納之時其姊
山陰主大見愛狎淫恣過度謂子業曰妾與陛
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百數而妾
惟一駙馬事不均平乃可如此子業爲主置面

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
食湯沐邑二千户給鼓吹一部加班劒二十人每
出遊與羣臣陪乘吏部褚淵以有風皃子業使
淵侍主子業皆令廟別畫其祖父形像曾入裕
廟指裕像曰此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次入義
隆廟指義隆像曰此渠亦不惡但暮年中不免
兒斫去頭次入其父駿廟指駿像曰此渠大好
色不擇尊卑顧謂左右曰渠大齄鼻如何不齄
之即令畫工齄駿象鼻其父子淫悖書契所無

也子業又殺沈慶之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即其
新蔡主壻其湘東王彧及建安王休仁山陽王
休祐常被猜忌並欲誅之休仁每以調謔悅之
故得推遷不死或休祐形體肥大遂以籠盛稱
之或尤肥號曰猪王廷尉劉曚妾懷孕子業迎
入宮冀其生男立爲太子及其生子遂爲大赦
子業召其南平王鑠妃江氏偶諸左右江不從
子業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猶不從乃鞭一
百殺其子敬猷等巫覡云湘州有天子氣子業

將南行以嚴之未行前欲悉誅諸叔時或被拘
祕書省與子業左右阮佃夫等謀廢子業子業
出華林園共巫竹林堂前射鬼佃夫時爲内監
乃以告外監典事朱幼主衣壽寂之細鎧主姜
產之等寂之抽刃而前產之繼進子業引弓射
寂之不中寂之乃斬其首
或既誅子業憂遽不知所爲休仁推立或或時
失履徒跣登西堂備天子儀服呼諸大臣入見
事無巨細稱令施行或以豫章王子尚及山陰

主爲子業所狎殺之十二月僭即帝位改年爲泰始先是子業敕其弟子勛曰聞汝與何邁謀共廢我汝自量體氣何如孝武尋當遣使送藥與汝子勛長史鄧琬與錄事參軍陶亮等起兵遣其黨俞伯奇出頓大雷巴東太守孫仲之至于平石與陶亮並統前軍始彧未知子勛起兵加子勛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符至尋陽鄧琬乃投於地攘袂而起曰殿下當開端門何黃閤之有與陶亮等徵兵馳檄建牙於桑庀時雍

州刺史袁顗便勸子勛即位琬乃立宗廟設壇場造乘輿法服立子勛爲天子即位江州號義嘉元年子勛以袁顗爲尚書左僕射鄧琬爲尚書右僕射左司馬張悅爲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州郡並加爵號或乃遣領軍將軍王玄謨討之復遣其將沈攸之劉靈出據虎檻初或聞四方反亂憂遽不知所爲休仁請前鋒決勝於是始有防禦之軍攸之軍至江州斬子勛或慮子勛弟松滋侯子房等年大終不相服休仁遂勸除之

因誅駿舅子路休之等以陷子房兄弟於是殺
駿子安陸王子綏及子房臨海王子頊永嘉王
子仁始安王子真邵陵王子元淮南王子孟臨
賀王子産晉熙王子輿及子起子期子悅子頓初
駿二十八男其餘先早夭及子業殺子鸞等至是
盡殪之矣其骨肉相殘若此之甚或南新蔡太
守常珍奇奉啓請降顯祖詔遣西河公元石
京兆侯張窮奇率軍援之皇興元年正月或遣
其散騎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崔小白朝貢初或

遣其鎮軍張永領軍沈攸之以大衆迎其徐州
刺史薛安都安都聞永將發乃遣信請降顯祖
詔博陵公尉元城陽公孔伯恭率騎二万救之
永等前後奮擊斬首凍没死者不可勝數又
其兗州刺史畢衆敬亦來降款至是徐兗及淮
西諸郡青齊二州相尋歸附或又遣其中領軍
沈攸之太子左衞率劉動寇彭城兗州刺史申
纂守無鹽時薛安都略有廣平順陽義成扶
風諸郡沈攸之至下邳與元等戰敗而走初

或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請歸順詔遣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率衆援之文秀等復叛歸或白曜進軍圍城二年克歷城獲道固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李豐朝貢或遣沈文秀弟文靜海道救青州文靜至東萊之不期城白曜遣軍克之尋獲東陽城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王希逍朝貢四年六月或又遣員外散騎常侍劉航朝貢延興元年或於巖山射雉休祐從在後與其左右相失或遣壽寂之率諸壯

士追躡休祐蹴令墜馬拉而殺之乃揚聲曰驃騎墮馬死召司徒休仁宿尚書下省鴆而殺之自或立之後民庶凋弊而宮殿器服多更興造初其即位軍人多被超越或有不與戎勤寄名受賞阮佃夫等並被信委凡所談笑言無不行抽進阿黨咸受不次之位故佃夫左右乃有四軍五校羽林給事等官皆市井傭販之人諂附而獲至綱紀不立風政頹弊境內多難民庶嗷然遂廣募義勇置為部曲於是官品淪穢士人

人渾亂民衆顒顒咸願來奔矣或遣其司州刺史垣叔通爲益州刺史叔通極爲聚斂蜀還之貨過數千金知或好財先送家資之半或猶嫌少及叔通至建業遣詣廷尉或先令獄官留之於訊堂彌旬不得出叔通於是悉送其財然後原遣凡蠻夷不受鞭罰輸財贖罪謂之賧時人謂叔通被賧刺史或嘗營內大集而裸婦人觀之以爲忻笑其妻王氏以扇鄣面獨無所言或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爲笑樂何獨不視王

日爲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裸
婦人形體以此爲樂外舍之爲忻適與此不同
或大怒遣王起去或末年好事鬼神多所忌諱
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
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騧馬字爲馬邊瓜
以騧似禍字故也嘗以南死借張永言且給三
百年期訖更申其事皆如此又以宣陽門之名
不善其諱之其太后停屍漆牀移出東宮見之
怒甚免中庶子官職局以下坐死者數十人內

外常慮犯悞人來自保移牀治壁必祭土神文
士為辭祝事如大祭又更忍虐好殺左右失旨
忤意往往有剄𠜹斷截者時遣窺覘淮泗軍旅
不息荒獘積久府藏空虛內外百官普斷祿俸
而或奢費過度務為彫侈每所造制必為正
御三十副御三十次副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
枚境內騷然人不堪命或又以壽寂之有膽決
乃殺之又追降休仁休祐為庶人絕其屬籍諸
子徙遠郡休祐母邢妻江付廷尉殺之遺負外

散騎侍郎田廉員外散騎侍郎祖德朝貢又殺
其巴陵王休若改年爲泰豫又遣田廉及員外
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彧又殺太子太傅王景
文畏其族盛故也彧死
子昱僭立改爲元徽昱遣員外散騎常侍田惠
紹員外散騎侍郎劉惠秀朝貢其司空桂陽王
休範奔尋陽舉兵右衛將軍蕭道成率衆軍出
頓新亭越騎校尉張苟兒斬休範首其左右皆
散道成遣送其首塗中遇賊遂棄於水中休範

之徒乃詐曰殿下猶在新亭於是士庶奔馳侯
迎是夜休範將杜黑騾等又攻新亭東廂休範
參軍江珉等破二縣六署竊掠金帛放諸徒隸
由是徒衆復盛燒東宮津陽門乃領軍右府昱
將陳顯達率所領至杜姥宅破黑騾軍主全景
淵進平白壁宣陽津陽二門斬黑騾等昱遣其
員外散騎常侍明曇徽員外散騎侍郎江山圖
朝貢五年又遣員外散騎常侍李祖員外散騎
侍郎魚長耀朝貢承明初昱建平王景素據京

口叛昱昱遣蕭道成前軍將軍周盤龍殿中將
軍張倪奴討之攻陷京口斬景素太和初昱
以其母數諫責之遂使太醫煮藥欲鴆之左右
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豈復得出入狡獪
昱曰汝語大有理乃止初昱母陳氏本李道兒
妾或納之生昱故世中皆呼昱爲李氏子昱每
自稱李將軍或自名爲李統昱直閤將軍申伯
宗步兵校尉朱幼司徒左長史沈勃等欲廢昱
昱親率羽林兵掩之乃躬運矛鋋手殺勃等闔

門嬰稚莫不戮截且狂走逸遊不捨晝夜腹心所寄數十許人並執兵刃爲人之牙爪路行逢人便加斫刺或入人家刼略財賄往來倏忽狀若鬼魅建業惶振並重關自守又搥拍鍼鑿錐鋸之屬常以自隨或有忤意輒加酷暴搥陰刺心剖腹之誅日有十數常見臥屍流血然後爲樂無所誅害則憂思草草於燿靈殿上養驢數十頭造露車以銀爲校具或乘以出入著小袴褶帶挾刀劒與營署女子通好自齎私服

贈之常入鑪肆飲酒輒與左右歌唱略民鷄犬
躬自屠割內外畏惡人不自保昱往新安寺夕
乃還殿寢於氈幄昱左右楊玉夫楊万年等見
其醉眠乃於幄斬之左右陳奉伯稱敕開承明
門出送首於直閤王敬則夜送昱首與中領軍
蕭道成道成率左右數十數人稱昱行還開
承明門入殿去其皇太后令廢昱爲蒼梧王
立昱弟揚州刺史安成王準初或晚年痿疾
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

及生男皆殺其母而與其宮人所愛者養之準
即桂陽王休範子也荆州刺史沈攸之興兵討
道成準改年爲昇明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李祖
員外散騎侍郎陶貞寶赴 國訃并貢方物準司
徒袁粲丹陽尹劉秉中領軍劉韞前湘州刺史
王藴等以道成專恣潛謀圖之共推粲爲主要
引沈攸之以爲外援丹楊丞王遜告道成並斬
之準遣員外散騎常侍何僴員外散騎侍郎孔
遏朝貢三年正月準遣其員外散騎常侍殷靈

誕貪外散騎侍郎苟昭先朝貢淮壽禪位於道成居于東邸道成僭立封淮汝陰郡王尋死於丹楊

史臣曰桓玄侏張馮劉乃厥[疑]窮凶極迷爲天下笑其夷楚之常性乎

列傳第八十五　魏書九十七